

## 山间

□孙剑

山下马路市场上的吆喝  
穿过翠竹成荫的肌理  
仿佛一一呈现  
山川庄严温柔  
野山菌,笋干,香薯,野鸡……  
摆满了摊位  
山壁陡峭  
风吹山坡,吻可爱的草

## 紫琅诗会

瀑布流泻潭中,水珠四溅  
往上走,有春水般宁静  
马路市场的吆喝  
回响却不断  
屏息听  
仿佛,总有一种清亮  
拂着内心落尘

## 知音

□侯求学

那些个清晨和黄昏  
看着你的清明和隐忍  
即便是不再寒冷  
面对茫茫的人流  
我看到你内心的疼  
  
我不忍看你孤独的身影  
可不懂该用什么去  
化开你心中的冰  
我愿是风

就这样默默地随你前行  
  
我不忍看着你冷峻的脸庞  
永远消逝了笑容  
可我不知道用什么去  
讨得你的欢心  
我愿是那片树荫  
我愿是那细雨  
就这样默默地  
成为你路边的风景

## 三十年的棉花情

□关立蓉

上世纪50年代,父亲从师范学校毕业,分在一所乡村小学当老师。那时的乡村小学,教学条件艰苦,教师没有单独的宿舍,白天是教室,晚上两张课桌一拼,就是自己的床铺。冬天的寒风顺着破门的缝隙里灌进来,薄薄的被子根本不顶用。晚上冻得睡不着,只好穿上所有能御寒的衣服,点亮煤油灯,在昏暗的灯下读书。长期在湿寒环境中生活,父亲得了严重的肺气肿,后来只得离开教育岗位,调到县城供销系统下属棉麻公司工作,从此开启了与棉花打交道的30年时光。

那时,如东是著名的植棉大县,以年产“皮棉百万担”而在全国闻名,是鼎鼎有名的棉花之乡。如东棉花的质量也属上乘,全国各地的棉织厂慕名而来。记得当年棉麻公司的办公室,一排青瓦砖房,门廊碗口粗的圆木柱刷有红漆,院落里铺着水泥方块砖,一圈矮冬青修剪得很整齐,靠近大门的角落里还有一口巨大的水井。办公室中间有会议室,那儿总是人声鼎沸,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棉织厂的业务员,凭着单位的介绍信,千里迢迢追求皮棉。父亲文化程度高,分配在调度室工作,这是棉麻公司最忙碌的部门。我在掘港小学读书,放学后父亲很少有时间骑着那辆二八大杠来接我,我独自一人走到他的单位,父亲见我进来,一手拿着电话机,一手握笔在纸上做记录,用眼神示意我在他背后的办公桌上做作业。办公桌上只刷了一层桐油,看得出清晰的木纹,粗糙而宽大。父亲办公桌上的那台拨号电话机不停地响,稍微停息一会儿,父亲还要填写各种汇总表格。那时没有现成的打印表格,都是自己打格子,用复印纸一式三份,表格的封面,父亲用小楷端端正正写下表格用途。父亲剧烈地咳嗽,办公室的小王叔叔往他的搪瓷杯里续上热水,来不及喝一口水,电话又响起来……

省外的棉纺厂将采购款汇到市棉麻公司,父亲承担着及时收回款项的工作。若通过银行汇票承兑,有一个时间差,会损失不少利息。父亲常常乘坐最早的班车去南通市里,取好支票,当天下午赶回。经常往返市里,父亲结识了几位朋友,我记得有一位冯伯伯,还有一位张伯伯,他们也是教

师出身的文化人。还有一位在连云港棉织厂工作的朋友,有一次他到如东出差,正逢我因伤寒住院,叔叔买了几瓶橘子罐头,赶到医院来看我。父亲按商店价格,我记得有两元多钱,一分不少地给了叔叔。父亲就是这样,从没动用手中调度的权力,为自己谋得一分私利。

轧花厂在棉麻公司附近,靠近如泰运河。轧花厂的主要工作就是把棉花分等级进行加工,根据棉花的质量可分作7个等级。那时棉花分拣的自动化程度很低,挡车工完全靠手工劳作,在飞絮弥漫的车间加工棉花,把蓬松的棉花压缩如铁板一样坚硬,大约100公斤一个包装。我姑母在轧花厂做缝包工,把加工好的棉花打包。缝包工是季节工,工作也很辛苦,一天缝制下来,一双手伤痕累累。装卸工人把包装好的棉花一袋袋运上船。他们扛着捆扎好的棉花包,步履稳健地走在连接码头和货船的跳板上,他们的身体随着跳板的颤动,微微上下跳动,他们已游刃有余地掌握好这种节奏和跳动。这些棉花包顺流而下,运到南京中山码头,根据指令性计划,再发往全国各地。父亲去南京出差,在长江边,指挥工人装卸棉花,父亲至今都为之自豪:滚滚长江边,巨大的吊车,成吨的捆扎压缩成条状的皮棉,听凭他调度指挥,运送上更大的巨船。

8岁的父亲现在还居住在棉麻公司宿舍楼,这栋楼上世纪80年代建成,曾风光无限的建筑已陈旧衰败。但宿舍楼前的小花园,依然一年四季繁花盛开。在繁弦急管的城市,还有这样古旧的建筑,并不显突兀,反让人感受到幽静和亲切。常看到有年轻人背着画架到这儿写生或拍照。小花园里,有一株不知名的山花,那是很多年前,父亲出差带回来。春天时,它会开出一树白色花朵,那形状像极了开放的棉花。

寒冷的冬天又来临,父亲还是喜欢盖一床新棉花做的棉被,父亲始终认为,那种软和温暖和清香,任何一种高级时尚的新型保温材料,都比不上。



赶路

陈顺源

## 咸肉

□安铁生

南通古来有“小雪腌菜,大雪腌肉”的习俗,意思是到了小雪这个节气以后就要开始腌制咸菜;而到了大雪节气后,就是腌制咸肉的最佳时机了。因为在过去生活条件比较差,荤素菜不丰富,天冷后新鲜的蔬菜大量减少、价格很贵,也不耐保存,为了保证冬令不缺这些必须,延长蔬菜的保存期,最佳办法就是把它们腌制起来。不仅天寒地冻之时可少出外买菜,既省钱又省力;保存到春节的时候,还可集中拿出来,不但热闹喜庆,还可与外出的家人共享家乡丰盛的美味。

昔日南通条件好些的人家会腌鸡腌鸭腌鱼灌香肠等,而家家必不可少的要腌块大肉,即使在凭票限量供应的年代,也要平时节省少吃,集中肉票去菜市场买个猪大坐臀。大雪节气后,常常持票也难买到坐臀,记得有两年我是骑着自行车,来回20多里路到狼山菜市场,请熟人留着才买到的。我的老同事陈惠年是上海人,负责县里药材生产收购,住在我楼上多年,每冬都要托县里同行想法购买,提回来时还要特地喜冲冲告诉我们,这次运气不错帮我买了两个猪屁股(南通人都称坐臀)!意思是这个冬天吃肉不犯愁了。为什么家庭腌咸肉多取坐臀呢?因为坐臀瘦肉比例大、厚实、纤维粗些含水量稍少,出咸肉率高。

咸肉腌制并不难,一般挑选皮

薄肉厚的肥三精七的猪后坐臀,这样腌出来的筋道肉多,且不会太干。先取热抹布上下擦一遍,把猪身上的脏东西抹清,不能洗。然后在肉厚的地方开几道刀口,也有人用竹签钻几个眼。再在锅内炒盐和花椒,花椒会散发出浓烈香气,趁着热乎劲,把盐撒在坐臀肉上,细细地用手抹匀,并且把盐往开的刀口处多抹几遍,便于厚实的地方能腌到位。这道工序相当于给肉按摩,也是是否入味留香的关键。上下前后擦好抹匀后,把它放在大搪瓷面盆里,压上大的石块,让咸味与香气向肉内渗透融合,每天翻身再压,这时会逐渐流出红色血水,血水多了也不倒出,任其浸润多天。这样翻身、浸渍大概十天后,肉身上穿个洞用布条吊起来挂北边晒不到太阳的地方,让寒风吹一周多,这样自然逐渐风干的肉不会走油。过去人讲究吹得很干,这样肉质偏老有种干香;现在认为不宜,以润泽嫩香为好,且对牙齿不利落的老人更为适合。

最近读到一则趣闻:苏东坡贬黄州的第二年手头吃紧,把铜钱吊在屋梁上,计划开支。乳娘任采莲更有高招:将一块用盐水浸泡过的咸猪肉悬于饭桌旁,小孩想吃肉,便望望咸猪肉。这叫“咸肉止馋法”。儿子苏迨、苏过年幼,望着猪肉不眨眼时,任采莲会说:快拔饭,不怕咸呀?苏过还告发哥哥盯着咸猪肉看

芬芳一叶

了好几眼,任采莲又说:不管他,咸死他!苏轼听了哈哈大笑。笑容虽有节制,却也像一朵绽放的桃花,可谓苦中作乐也。

苏南人喜欢用咸肉制成名菜——“腌笃鲜”,其实它原本是安徽名菜。出生于徽州的胡雪岩杭州定居后,一次为招待左宗棠,把本来家乡的“腌炖鲜”做了改良,让左宗棠吃得十分满意,于是此肴在苏南广泛流行开了。“腌笃鲜”取咸五花肉、鲜肉、百叶结与鲜笋同煮,“腌”在这里是咸的意思即咸肉,“笃”是指用小火慢炖,而“鲜”取自新鲜的肉类(鸡、蹄膀、小排骨等)及当季鲜笋尖。上品的汤色应该是清澈见底,但味道绝不像清水,而是如高汤般滋味十足,火候的控制是关键:第一,煮汤时不能盖锅盖;第二,不可开大火,火力大了汤即混浊;第三要尽可能地打去浮油。“腌笃鲜”在上海人的口语中是异常生动的,除了肯定用语“笃定”外,几乎都是慢节奏、不慌不忙范儿,如“笃姗姗”“笃悠悠”,“慢笃”当然是更上一层楼的优雅了。儿时我喜欢吃母亲做的“咸肉烧冻豆腐”,简单而味道足。其实南通最有名的是海安“文蛤腌鲜煲”:采用咸肉与竹笋先煨制,待汤至奶白色鲜味溢出时,加入天下第一鲜——文蛤即成,是一道十分典型的地方特色菜品,汤味鲜美醇香,肉质酥嫩,口感细腻,无人不爱。

灯下漫笔

的最后一本日历,不禁泪湿眼眶。

那种挂在墙上的日历本,后来逐渐被台历、挂历所取代。台历是放在桌子上的日历,也是一天一页,每一页上有一大块空白的地方可以记事。有时,翻看自己用过的旧台历,看上面的所记,往日时光像电影一样一幕幕闪现,让生命充实而有意义;也记了许多看似无用的一些小事,每一个平常的日子却因此变得生动有趣。

人生有涯,光阴如白驹过隙,每翻开一张新的日历,日子就会减少一天。看着一天天薄下去的日历本,想起非洲有一个民族,婴儿刚生下来就获得60岁的生命,以后逐年递减。这真是一种古怪而奇特的计岁方式,然深思下去这样的人生智慧叫人拍案叫绝。“倒计时”更能叫人警醒,有只争朝夕的紧迫感。让我们认真地对待每一天,让每一张翻过的日历,成为前进路上的一块块基石,拖不住时间的脚步,那就拉着岁月的手,勇敢地走向未来。

## 日历

□丁维香

单位发了一本日历,是那种老式的日历本。装帧很精美,玫瑰红的硬面子上印着烫金的喜庆图案,A4纸的一半大,厚厚的一本,砖块一样沉甸甸的。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,却有些惊喜。现在很少有人用这样的日历了,然而我倒是觉得,日历是看得见的时间,过一日撕去一张,让每一天的到来和逝去都具有一种仪式感。

儿时生活在乡村,家里除了一架老式座钟可以看时间,唯一能够标注日子的物件,就是挂在墙上某处显眼地方的日历本了。每到临近公历新年,也就是元旦,母亲就会带上我去镇上的供销社买日历本。在农村,人们把元旦叫作“洋历年”,百姓人家一般是不过“洋历年”的,唯一跟这个节日有关联的事,就是要买一本新的日历本了。日历本有大的,但价钱高;也有小的,巴掌大,便宜。我期望母亲买大的,挂在墙上气派,撕下来的日历纸反面还可以当草稿纸用。可是每次母亲都买小

的,她说看得清楚上面的字就行了,日历就是用来计数的,省得过日子糊里糊涂的不知年月。

日历本用一根长钉子直接钉在厅堂的白石灰墙上,母亲每天早上起来,必然习惯性先去看日历,仔细地将一张日历撕下,拿在手上端详一番,仿佛是对过去的一天依依不舍的告别。然后再看刚刚露面的那个新数字,自言自语:“日子咋这么不经过。”叹一口气,开始念上面的字,农历几月几、星期几,什么节气、什么节日,每天早上母亲都会在日历前伫立好久。这给少年的我很大的触动,一本普通的日历,在我的内心深处,也生出些对光阴岁月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来。

一年又一年,在日历一张一张撕落的过程中,父母亲含辛茹苦地养育我们长大成人。母亲自己的那本人生日历,最终也被日子一页一页地慢慢撕掉,最后在2010年的某一天被完全撕掉了。每次回老家,看见墙上依旧挂着的母亲生前用过